

搖滾翻身了？

□白杰明

一年前仍遭非議的作品，如今黨報推許為「當代中國搖滾樂的開山篇章」。較早時的青年代名人是朦朧詩人，現在是像崔健那樣「思考型」的流行音樂家。在蘇聯，搖滾樂史也非常坎坷，近年才得到官方認可。由於共產文化的特定環境，音樂家都把衷曲埋藏於字裏行間。

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初，中共高層發動的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對精神污染」運動的前夕，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剛發行了一本狠批新潮及流行音樂的小冊子，書名為《如何鑒別黃色音樂》。今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刊載文章熱情洋溢地讚揚北京歌壇家崔健和他在不到一年前仍遭非議的作品《一無所有》。這首歌搖身一變，被評為「當代中國搖滾樂的開山篇章」。該報還附錄該歌的全部歌詞及五線譜以供讀者學唱。

從不准登台到專文讚許

崔健本是北京交響樂團的成員，專職吹小號，在多次與領導發生衝突之後被解僱，並在去年「反資」高潮時不准登台演出。當時北京市某領導對他

的那些歌詞大為不滿。歌詞曰：「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為何你是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市領導斥責道：「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哪能一無所有？這個小插曲已經傳為笑談。如今，《人民日報》的那篇文章（即署名顧土的《從一無所有》說到搖滾樂——崔健的作品為什麼受歡迎）卻這樣形容崔健的歌：「當你聽到那零帶蒼涼、憂鬱的曲調時，當你吟咏那惆悵、淒迷的歌詞時，總感到是在一吐自己的衷腸。」還說：「在那被粉飾、雕琢、溢美的風氣薰染多年後，似乎更熱切地企盼着這種素樸和率真。作品表露的是一代人的感覺：失落、迷惘，抒發的是人們來自心底的情緒，故而與千萬人的審美意識和生活

感受相吻合。」



▲崔健：蒼涼、憂鬱。

這篇文章以及《人民日報》的這番姿態，大概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潮的小小例證吧。崔健去年底已重獲「公開演唱權」，除了表演又忙於灌錄自己作品的專集唱片。最近錄音完畢，專集收入九首歌，其中一半為新作，取名為「不再掩飾」，擬定年底公開發售。

香港的傳播媒介，早已注意到像崔健和劉索拉（大陸「搖滾朋克」女作家）等幾位音樂家。他們的作品和表演除了去年底在電視上出現外，香港拍紀錄電影的沈聖德今年初會專程赴北京拍攝崔健的一次小型演唱會，並加上大陸電視廣告和解放軍宣傳片等，剪輯成一部迷離而新奇的錄影片，名叫Red Socks。劉索拉所寫的現代歌劇《藍天綠海》（由侯德健導演，程琳和劉參加演唱）可能明年參加英國的戲劇節。

「思考型」的流行音樂家

像崔健這樣的「思考型」流行音樂家的出現，一洗大陸近年來通俗歌曲的塵垢。去年大陸報刊多次登文概讚樂壇海外風、東方型口吻反響。斤斤

他們的作品和風格畢竟屬於鶴立雞羣式的小圈子文化。近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又已產生了一代（甚至兩代）的青年，他們正渴望着一種屬於他們的城市文化的出現。儘管北京朦朧詩羣中有像黑大春那樣的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由於共產文化的特定環境，大陸的「朦朧型」音樂家和蘇聯歌手一樣，都得把衷曲埋藏於字裏行

在多次與領導發生衝突之後被解僱，並在去年「反資」高潮時不准登台演出。當時北京市某領導對他

感到的是時代的脫離，他感到的是時代的脫離，來自心底的情緒，故而與千萬人的審美意識和生活

國的戲劇節。

「思考型」的流行音樂家

像崔健這樣的「思考型」流行音樂家的出現，一洗大陸近年來通俗歌曲的塵垢。去年大陸報刊多次登文慨歎樂壇被海外風、模仿型和翻版帶所統治，而近來的音像出版業始出現所謂的「三大轉向」（即從海外風轉為本土文化的「大陸風」，從模仿型轉為創新型，和翻版帶充斥市面調整為首版暢銷的氣象）。當然，這類的樂觀估計不一定能全面、準確地概括大陸流行音樂的狀況或發展趨向，但起碼像崔健的作品可以在黨報上得到承認，其他的作家和歌手會更有信心躍躍欲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最能反映文革之後大陸青年的心聲的「代言人」是各路的朦朧詩人，但



▲這一代要有更多宣洩途徑。

他們的作品和風格畢竟屬於鶴立雞羣式的小圈子文化。近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又已產生了一代（甚至兩代）的青年，他們正渴望着一種屬於他們的城市文化的出現。儘管北京朦朧詩羣中有像黑大春那樣的詩人，邀請一個搞文學的哥兒彈吉他伴奏他激昂慷慨的朗誦，但他還是屬於極少數的。但今年二十七歲的崔健，和與他類似的歌手卻可說是屬於大眾的，起碼他們的作品能供人們以更多宣洩的途徑。

共產世界的搖滾活動

在蘇聯，搖滾音樂的歷史也非常坎坷，也像中國到了近年才開始得到官方某程度上的認可。七十年代蘇聯的詩人歌手 Vladimir Vysotsky 因歌唱監牢和下里巴人的生活，以及酗酒和政治厭惡感，聞名全國。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始終未能發表，而是通過口傳、轉抄以及錄音不徑而走。他於一九八〇年死去，墳墓已成了莫斯科文藝界人士朝拜的所在。

一九八二年，前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位時，共青團才獲允許成立搖滾俱樂部。非學院派音樂家通過這些場所的演出，得到了自己的聽眾。同年，在列寧格勒舉行了首屆搖滾音樂節，雖然審查官嚴加控制，但類似《媽媽！無政府主義》這樣的歌也開始流行起來。

蘇聯各地搖滾活動盛行，據說在「天高中央遠」的西伯利亞最為活躍。非學院派的藝術家為樂隊繪製前衛風格的海報和演唱時用的佈景；地下詩人也動輒邀請新潮樂手為他們伴奏。

從音樂製作的水平來說，蘇聯搖滾樂隊比官方御用團體還強。今年夏天通過一個在巴黎成立的文化交流機構，第一張全部由蘇聯搖滾樂隊演唱的唱片正式發行了，唱片的名字是《搖滾蘇維埃》。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由於共產文化的特定環境，大陸的「朦朧型」音樂家和蘇聯歌手一樣，都得把衷曲埋藏於字裏行間，難為外人領會。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和《一無所有》，都有這般隱約可見的妙趣。崔健還有一首廣為大陸青年高唱低吟的歌，名為《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讀者看了歌詞自能心領神會（崔演唱時歌詞不易聽清，這也許不僅是他嗓門獨特，沒準還有掩飾的苦心在其中）：

一、聽說過 沒見過 兩萬五千里
有的說 沒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着頭 向前走 尋找我自己
走過來 走過去 沒有根據地

想什麼 做什麼 是步槍和小米
道理多 總是說 是大炮轟炸機
汗也流 淚也落 心中不服氣
藏一藏 躲一躲 心說別着急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問問天 問問地 還有多少里
求求風 求求雨 快離我遠去
山也多 水也多 分不清東西
人也多 嘴也多 講不清道理

怎樣說 怎樣做 才真正是自己
怎樣歌 怎樣唱 這心中才得意
一邊走 一邊想 雪山和草地
一邊走 一邊唱 領袖毛主席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